



晦軒先生實記

乾

詩
文
遺像
山圖

年譜
附錄

又 7
4103
1



4103
1-2

晦軒先生實記序

道學之興必有倡之者倡之之道在於學校之興廢耳惟我東方自箕疇之教熄而學校之政遂廢羅麗以來賀賀焉蔑蔑焉專尚佛教吾道之委於草莽者千有餘年矣蓋天運否塞陸氏之學亦盛行於中國即宋末元初也時晦軒安文成公獨慨然憂世教之晦盲歎左道之肆行作詩以嚴斥之捐私財創學宮納臧獲供學徒購孔聖及七十子遺像於燕京一體安安而尊奉之且摸朱夫子真揭子堂晨夕祇拜以寓敬慕之志士之聞風嚮化詣門而請業者動以百

數暨夫圃隱先生繼其淵源而闡明之以啓我朝
右文之治羣賢相傳儒化丕興數百年禮樂文物燦
然備具天下咸稱以禮義之邦者繫誰之功也向無
先生則環東土數千餘里得免爲夷狄禽獸之域者
幾希矣宜其登配文廟血食千祀也先生順興人在
麗朝爲門下侍中號晦軒在我中廟朝周慎齋世
鵬爲豐基郡守時得先生讀書舊址於順興府小白
山下白雲洞拓其榛蕪創立院宇備經史而蔽之買
田民而供之以爲儒林講肄之所及退溪先生上書
道伯轉聞于朝請院額上以御筆特書紹修二字

賜之猗歟盛哉昔朱夫子在南康重修白鹿洞書院
倡率諸生講磨學業一代慕效伊洛關閩之學大明
於世今慎齋尊晦軒之學慕朱子之事建祠于蔽修
之地院規講儀一依白鹿故事使嶺之士由是而向
學蔚然爲鄒魯之鄉而我東書院之設始肇于此溯
而論之何莫非先生紹絕學修廢校之力而扁額之
名亦豈偶然哉先生之後裔立朝顯達者亦多有名
臣而世代漸遠滄桑屢變其子孫乃懼先生事蹟之
寢微衰輯實記鳩聚財力將謀刊行於世其世系行
錄詳於碑誌建院顛末及國朝褒崇祀典著於諸

賢撰述並載於實記中後之君子覽此則可知先生
闢異倡學之功不在於禹下也已南原安上舍克權
來請弁卷之文眇末後學辭而不得不揆僭妄略叙
其槩云爾 崇禎三癸未二月日輔國崇祿大夫判
中樞府事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 世孫
師李鼎輔謹序

異端之亂吾道如莠於苗紫於朱爲世大患實關氣
數然方其熾也天必生聖賢而闢之使斯道晦而復
明在戰國天下之言不揚則墨孔子之道不著于時
也以斥二家尊孔氏爲已任者惟孟子一人庸非間

世而生者歟竺教之來久矣而其盛未有如王氏之
季殆不識孔子之爲聖時則若晦軒安先生出慨然
有詩曰香燈處處皆祈佛簫管家家盡祀神獨有數
間夫子廟滿庭春草寂無人遂購盡先聖及七十子
像又嘗精構一室奉安孔夫子真以時祗謁其於育
養青衿以廣杏壇之教者靡不用極又陸氏之學並
駕考亭至胡元則一世靡然不復知有朱子之賢先
生往來中州慣熟耳目而獨以朱子爲孔子後一人
其言曰欲學仲尼當先學晦菴嘗掛晦菴真於座右
晨夕瞻拜一如敬慕夫子夫釋陸之盛於先生之世

殆甚楊墨而乃能以斥二教尊孔朱爲己任者亦惟
先生一人是又天之篤生先生以相斯文而庶幾功
不在孟下矣故自勝國躋享聖廡我 聖朝褒崇之
典亦無不備但世之尊先生者徒見事功之大而若
其所以爲事功之大者則鮮或深知蓋以先生平日
學問無文字可徵也然孟子之爲孟子以其閑聖道
距楊墨卽此已可知其所學是孔子之學不待盡讀
七篇考過慾存理之說知言養氣之工而後驗之也
然則欲知先生之學者不必他求也於衛孔朱排
釋陸足矣使先生無深造實得則不知孔朱所事者

何事而篤信尊敬之如是又何能卓然自拔於舉世
污妄之中隻手辭闢首倡儒教日星於昏衢乎抑後
來諸賢踵先生而起心法相傳蔚爲儒宗者實以先
生爲權輿百世可徵實在於是今反以區區文字之
有無爲之輕重則淺之爲知先生也彼麗史之但稱
以瞻學從祀者陋矣又何足掛齒乎先生後孫克權
甫哀輯先生事蹟求余一言以弁之晚生蒙識何敢
有議於大賢道德而竊自妄論先生所以闢異尊聖
以接孟氏者實本於心學以附闡幽之義云爾 崇
禎三甲申仲春後學凝川朴聖源謹序

晦軒先生生麗季衰亂之際慨然以興學育才爲已任學政始修儒風大振史稱文成以納館基入土田臧獲得列祀典則其陋甚矣此安上舍克權氏事實記之所爲作也覽者尚恨其狀德不該遺文不多其造詣德業無足以考徵然一嚮而知全鼎察影而知其形善觀者能之今就此書所載誦其詩跡其行而不知其人雖多亦奚以爲蓋先生之世可謂極否矣中國淪於左衽聖道化爲異教而國俗所尚非淫祀則胡鬼先生以一心涵天命四氣之和以一身擔三綱五常之重精誠所及遠近響應立朝則百僚山仰

治郡則庶民子育奉使而胡虜服義瞻學而武夫知罪其升堂設教北面而鼓篋者動以千數當是時先生之名聞天下殆若安定之於湖學及其歿而七管十二徒素服哀號措紳韋布合辭以配聖廟是豈區區土田臧獲之所能易乎謹按碑誌先生學主誠敬研精義理克治既嚴表裏一致莊重安和人皆畏敬嗚呼傳所謂本立而道生誠著而物動者非耶先生之爲先生宜其在是乎及其晚年德成自號晦軒一以朱子爲標準使我東人知尊朱而斥異以基本朝休明之運而大賢輩出則又誰之功歟其配食聖

晦軒先生實記序
庶宗師百世者豈徒然哉余嘗曰讀滿庭春草之詩則知先生之憂矣誦匹馬春風之句則知先生之樂矣然苟不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則不足以知先生之全體矣不知先生則又烏足以知朱子哉余將南遊小白敬揮竹溪之遺像省識其春風顏面然後歸而證明此書庶不為暗中摸象上舍君徵余弁卷之文姑書此以論之 崇禎三甲申季秋下澣後學愚津宋明欽謹序

晦軒先生實記重刊序

情易忽于近論必定于久理勢之常然也今天下傭隸髻巾無不知孔氏爲聖人者當齊宣梁惠間去孔氏纔百餘年耳一時之學不入于申商則入于楊墨其能尊孔氏者唯孟子一人而已蓋知聖之難於近如此晦軒安文成公之生去朱夫子厯四十餘歲方是時女真蒙古交兵于中國麗氏之枵航不及於浙閩之間者百年自王宮以下家家奉浮屠氏梵唄之聲多于絃誦學士大夫號為博極載籍者亦未嘗識朱子爲何如人也自文成公一入燕都始手鈔其書

以歸又購其圖像與孔氏俱奉于座右又爲文告太
學諸生使之一遵朱氏然後朱氏之學始稍稍行于
東方至今談經傳者非朱子之書不敢治雖俗衰教
弛大儒不作異端邪說之說猶不敢公行而無忌嗚
呼是誰之功也夫孟氏之尊孔在鄒魯之間而公之
尊朱在於海東萬餘里之外孟氏之尊孔得於曾子
子思傳授之餘而公之尊朱得於戎狄浮屠蔽塞之
中使孟氏而見公亦豈不許以豪傑之士無所待而
興者哉由文成公以後權菊齋李益齋禹文僖諸公
相踵而起皆以尊朱爲事至圃隱鄭文忠公而愈益

大章明于世然朝廷之上猶尊浮屠氏自若以故終
麗之代不及食崇儒之效而我 國家受之遂享有
四百年文明之治是公之功不獨在斯文而實大有
造于我 邦宜乎其廟食百世澤流昆裔貴相望于
公卿而賤猶得復其庸猷也公家舊有實記公十九
世孫在默甫益修輯之書將鉅論序于奭周奭周謂
公大節在史冊顯名在婦人孺子之口學術淵源又
在諸先輩叙述俱無容贅爲也顧今世去賢益遠譚
治者右功利攻業者尚新奇而衣方幅闊袖者殆不
識尊賢爲何事于斯時也而表章文成公之道亦詎

非世教之一助哉遂特書其大者以屬之云歲丙子
玄月既生魄越五日後學豐山洪奭周序

晦軒先生實記目錄

卷之一

詩

文

真像 并贊

年譜

卷之二 以下附錄

列傳

言行記

神道碑

墓誌

鄉閭碑二

諸賢記述

卷之三

祠享錄

卷之四

保宥錄

世系錄

門人錄

晦軒先生實記卷之一

詩

題學宮

出尹毅立野言通載
曹仲謏聞璣錄下同

香燈處處皆祈佛
簫管家家盡祀神
獨有數間夫子廟
滿庭春草寂無人

七月自合浦赴召到京山

今星州

府贈太守李蘊

古

夏初分鉞海邊來
吟過三庚致遠臺
驛使電馳傳密旨
文圍火迫選賢才
星山暴潦乘槎渡
月窟仙飈養桂催
預想奏名開慶席
鳳笙檀板錦千堆



題松京甘露寺

出吳溪東史纂要按輿地勝覽又係金海甘露寺下

一葉飛來鏡面平輝空金碧梵王城嶺頭蒼翠排嵐

影石上潺湲帶雨聲日暖庭花粧淺錦夜涼山月送

微明憂民未得湔塗炭欲向蒲團寄半生錦一作綠

憂民傷世之意溢於咏物之餘

聯句

出益齋李齊賢櫟翁稗說佔畢齋金宗直青丘風雅

一鳩曉雨草連野匹馬春風花滿城晦軒淺山白日

能飛雨古塞黃沙忽放虹朴文懿片雲黑處何山雨

芳草青時盡日風金密直珣○周慎齋世鵬曰先生詩氣像如化工○按益齋稗說錄

此三句曰恨不見全篇云則可知其非相與聯賦也韻又不同尤可驗矣姑依稗說所載并錄之

增

示白元恒

詩佚不傳

附次韻

次晦軒安相國韻

按東文選此下有上座主鄭雪齋六字而雪齋

卒後三年先生始入相忠宣構萬卷堂於燕邸亦在先生與雪齋俱卒後一說先生

購經史藏學宮扁以萬卷云則此詩之為先生而作明矣文選所云恐誤

位極貂蟬德愈先經邦妙策勝三章要令末

俗知吾道朝退長開萬卷堂 白元恒

文

薦李愔李瑱等奏

出李松齡麗儒考蹟

密直副使致仕李愔典法判書李瑱俱有文學李晟

增

秋適崔元冲等明習經史請授經史教授都監使教
授之任使諸生從而學習

增
諭國子諸生

出玉山李鳳祥家藏得
於權陽村後孫某云

聖人之道不過日用倫理為子當孝為臣當忠禮以
制家信以交朋修己必敬立事必誠而已彼佛者棄
親出家蔑倫悖義即一夷狄之類近因兵戈之餘學
校頽壞士不知學其學者喜讀佛書崇信其查冥空
寂之旨吾甚痛之吾嘗於中國得見朱晦菴著述發
明聖人之道攘斥禪佛之學功足以配仲尼欲學仲
尼之道莫如先學晦菴諸生行讀新書當勉學無忽

晦軒安先生遺像



晦軒先生遺像卷一

文成公墓山圖

長湍府北松林縣東五里大德井里



先君當日振儒風上命圖形文廟中一幅丹青照桑

附真像贊詩 興州守崔琳承宥旨摸先生像送示先生子竹屋公公遂作贊詩

梓四時籩豆答膚功

子于器

增

次竹屋贊晦軒先生真詩

明道闢邪變陋風斐然吾黨化陶中東邦從此興儒學配祀宣尼報偉功

崔文度

敬次晦軒先生像贊詩

泂洄洙泗溯遺風留着光儀繪素中要識百年尊廟貌生平衛道有全功

洪瑞鳳

一生誠敬有餘風賢聖同歸繪畫中看取當年能衛道至今扶植是誰功

李景奭

真像贊

恭惟先生稟山川之清淑傳家世之德義當麗政蔑
教之日倡衛道興學之議率勵頽俗振揚儒風庠序
煥然衿紳改容當此之時有以摘藻修文贊謨猷者
鳴弓撫劍鎮疆圉者鼓吻抵掌解紛亂者犯顏批鱗
職拾補者是皆一時之事豈若先生斯文百世之功
也哉升之聖廡報禮攸崇典刑杳往丹青在堂我辭
有述厥聲隆隆

金尚憲

又并序

畫像古也有勲烈則圖之殿閣有惠澤則圖之鄉邦
自漢唐已然易世則隨以湮滅獨晦軒安先生遺像

在麗朝配享孔廡入我朝藏于書院以其絹本繪
綵點昧斷爛宗伯稟旨使國工摹畫焉先生名迹不
繫於遺像之存不存而摹改於數百年之後者可見
廢尊之典易世而愈隆蓋勲烈惠澤止於一時而衛
道興學之功在百世也嘗讀六先生畫像贊懍懍起
敬有圖有文厥有徵矣贊曰以一幅殘縑署之曰晦
軒先生之真莫不起敬而曰此有道之人瞻拜希慕
如親炙然蓋其有功於斯文如其仁如其仁
申翊聖

又

端拱玉立者公之貌慕聖希賢者公之心貌可以繪

事傳心可以行事尋仰瞻公貌足想和氣之融欲識
公心盍觀吾道之崇斯亦不足以盡識且朮之乎居
敬之功惟闇然而日章振千古之頽風 李景奭

增

又

穆爾靖靜之衷粹然軒雅之容謨之敷也足以經國
道之韞也足以裊躬飖佛祛鬼則矯九夷浸淫之俗
尊孔慕朱則闡太師作成之風其知者推為東邦道
學之首不知者方諸羅代薛崔之蹤毋論其知與不
知試觀累百年來儒教之興天叙之明是誰為之功
也歟 十五代孫重觀

增

年譜

十九代孫在默謹編

宋理宗淳祐三年癸卯

高麗高宗三十年

某月日先生生于興州城南坪里村鶴橋傍第

家乘

故宅在府城南數里許竹溪上自護軍公居焉

鄉間

壇記成世昌曰白頭雄峙南支騰鶩高聳天表曰太

白更延袤而南葺蓄不洩曰小白支股回環洞壑
幽深清流又映帶其前曰竹溪其扶輿淑氣固當
鍾而為大人君子扶運興化以壽斯道於不朽我
先生實稟異氣生于是地 院記世傳先生考太師公
幼時一術士愛其英秀指智葭山一麓曰葬此必

生大人世貴遂葬其考樞密公至是先生生而倡明斯學大闡儒風一洗三韓之陋蔚為東方道學之祖子孫蕃衍貴顯久而不衰云

壇記樞密公碣家乘

四年甲辰

二先生歲

五年乙巳

三先生歲

六年丙午

四先生歲

七年丁未

五先生歲

八年戊申

六先生歲

九年巳酉

七先生歲

十年庚戌

八先生歲

十一年辛亥

九先生歲

十二年壬子

十先生歲

先生自幼稚時端重不妄言笑家乘嘗至安東令吏

洗足吏怒曰童子何辱我耶謀羣吏將詰之有老

吏視先生狀貌出語曰吾閱人多此公有德器後

必貴顯若等敬待勿易視也高麗史列傳家乘○

判官時事家乘謂幼時事今詳其語恐是未貴顯時事故茲依家乘始錄于此

寶祐元年癸丑

一先生歲

二年甲寅

二先生歲

三年乙卯

三先生歲

四年丙辰 先生十四歲

五年丁巳 先生十五歲

舊第下有小潭先生幼時嘗習書洗硯號洗硯池
城北有宿水寺先生少日亦嘗往來讀書云

○按此條先生火時事故姑錄于此

六年戊午 先生十六歲

開慶元年己未 先生十七歲

景定元年庚申 先生十八歲

九月己巳登魏文卿榜及第 家乘

先生少好學文章夙就清勁可觀 列傳 考官叅知

政事李箴用同知樞密柳璩取進士賜乙科魏文

卿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一人明經二人

及第 麗史選舉志 璩有藻鑑三典禮圍取人先器識而

後文藝所得皆知名士李尊庇安散李混是也見

先生文歎賞曰他日必成大儒 柳璩傳櫟翁稗說家乘

補校書郎遷直翰林院 列傳

二年辛酉 先生十九歲

三年壬戌 先生二十歲

四年癸亥 先生二十一歲

五年甲子 先生二十二歲

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先生二十三歲

子于噐生竹屋公誌

即竹屋子文順公也姊妹中序第三文雅恭儉禮

法自守官至檢校贊成事順平君誌○按先生前夫人漢南金氏

生一男五女後夫人瑞原廉氏

二年丙寅先生十四歲

三年丁卯先生十五歲

四年戊辰先生十六歲

五年己巳先生十七歲

六年庚午先生十八歲

六月陷三別抄難尋脫歸列傳

林衍亂定王自江華還舊京裴仲孫以三別抄叛

于江華立承化侯温劫諸宰麗史世家東國通鑑先生陷於

賊賊素慕先生名欲用之誘且脅令曰縱安翰林

者罰先生曉以逆順之義已而以計得脫歸王義

而嘉賞焉列傳考蹟

七年辛未先生二十九歲

奉使西道召還內侍院奏祛院中宿弊列傳

以廉謹被獎召還內院上書書佚奏院中宿弊盡

祛之列傳時院僚率以狎昵相尚而先生以禮自律

院中肅然 考蹟

八年壬申 先生三十歲

遷監察御史 列傳○按列傳無年月而後孫羽濟世乘係于是年今姑從之

九年癸酉 先生三十一歲

十年甲戌 先生三十二歲

恭帝德祐元年乙亥 忠烈王元年○先生三十三歲

拜尚州判官 列傳

時有女巫三人托神惑衆自陝州歷行郡縣所至作人聲呼空中隱隱若鳴道聞者奔走設祭莫敢後雖守令亦然及至尚先生杖而繫之巫假神言

林以禍福州人皆懼先生不爲動後數日巫乞哀乃放之其妖遂絕 列傳

端宗景炎元年丙子 先生三十四歲

二年丁丑 先生三十五歲

召拜叛圖司佐郎 列傳

甲戌征倭後將復用兵置兵馬指揮營於合浦修造戰艦儲置糧餉調丁歛戶州郡疲困又消息鷹坊等徵尤多端民不堪其苦先生居州三載策應撫恤民以蘇完內臣亦不敢逞欲肆虐按廉使以政清民安廢聞遂徵爲是官 列傳考蹟

帝昺祥興元年戊寅先生三十六歲

移監察侍御史陸國子司業列傳。按傳無年月。今姑從世系錄之。

前後在察司多所糾正憲綱以振倚勢不法者憚

其公直不敢肆考蹟。按金文貞止浦集謂先生與文貞講磨經傳為道義交云。

先生蚤歲講習經傳可見於此而史傳所云火好儒之蚤歲講習經傳可見於此而史傳所云火好儒

有學者信矣

二年己卯先生十七歲

庚辰先生十八歲

辛巳先生十九歲

壬午先生十歲

子于器登進士第竹屋公誌

先生兩世俱以十八歲登第世所罕有云家乘

癸未先生十一歲

甲申先生十二歲

乙酉先生十三歲

丙戌先生十四歲

丁亥先生十五歲

戊子先生十六歲

正月己丑由右司議大夫移左副承旨世家列傳通鑑

先生好儒學尤憎異端邪說歷試內外聲稱赫然

東史會綱

四月戊寅恭羣臣宴製詩以進世家通鑑

宮花盛開王宴羣臣于香閣酒酣命典理正郎閔

漬直講趙簡製新曲先生亦製進詩佚不傳。世家通鑑

九月癸卯以左承旨同知貢舉取尹宣佐等三十三

人選舉志

中贊許珙知貢舉先生同知貢舉宰相蔡仁規子

禍中第居同進士頭國制乙科三人丙科七人同

進士二十三人世以同進士頭宦不達人皆惡之

指為同頭王為禍嫌之使改之考官不從命王問

於承旨李混混曰可加丙科八人置禍其末王從

之選舉志考蹟

己丑先生四十七歲

時王與元合兵謀征倭置征東行省王署省事以

先生為負外郎尋加左右司郎中通鑑云先生篤

學力行德譽遠達于元九月元置高麗儒學提舉

司加先生提舉列傳言行記。按碑誌皆以此條為與學後事而世家通鑑俱在是

年故茲依史正之

十一月壬子從王如元世家通鑑

庚寅先生四十八歲

錄晦菴朱夫子書并畫其真像以歸家乘考蹟

時朱子書新行於燕都先生始得見之潛心篤好知其為孔孟正脉遂手錄其書又寫其真像而歸

家乘考蹟

三月丁未從王還自元拜副知密直司事通鑑

辛卯先生四十九歲

壬辰先生五十五歲

十一月癸酉王以疾移御于家世家

留十二日移金方慶家通鑑

癸巳先生五十一歲

四月癸丑叅功臣號賀宴作詩以進世家

元賜王功臣號王設宴于大殿先生作詩以進詩佚

不傳王賜米五十石世家

甲午先生五十二歲

四月辛卯以同知密直司事除東南道兵馬使出鎮

合浦今昌原○世家列傳

七月以知貢舉召世家

先生鎮合浦撫軍恤民州郡以寧列傳數月朝廷將

取士召使主試家乘七月丁卯以大將軍劉碩代鎮

世家時重選法知貢舉有二人必擇有文望者以再

三典為榮家先生有道適暴潦到京山作詩贈主

倅李東菴瑱詩見遺稿○謾聞錄○按竹屋公後又為合浦都節制使云

十月甲申知貢舉取尹安庇等三十三人世家選

閔漬同知選舉

十二月辛丑陞知密直司事世家

乙未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己巳陞密直司使世家

丙申先生五十四歲

二月甲辰移三司左使世家

丁酉先生五十五歲

十二月壬寅拜僉議叅理世子貳保世家○按誌云遷判工曹事僉

議叅理而判事非叅理兼帶之銜故不敢錄

築精舍於居第後奉安孔朱二夫子真列傳碑誌

先生嘗曰晦菴切足以配仲尼欲學仲尼當先學

晦菴遂精構一堂於居第後奉孔朱真像朝夕瞻

謁以寓景慕仍號晦軒列傳通鑑碑誌○按此條未詳年月而閱拙堂聖徽

松京訪古錄以為築精舍後赴元謁文廟云先生

己丑初赴元始見朱子書而手錄并寫真以歸及

戊戌先生五十六歲

五月辛卯王傳位於世子忠宣王即位拜叅知機務

行東京留守集賢殿太學士鷄林府尹世家列傳

七月戊戌復拜僉議叅理修文殿太學士監修國史

八月前王復位從忠宣王如元世家列傳

忠宣為世子尚元公主父留於元嗜利之徒分朋

樹黨離間父子丁酉世子還國收王寵姬及宦侍

殺之元詔王傳位於世子忠宣即位未久公主妬

忠宣妃趙氏專寵訴于元元以王專擅徵王入朝

執趙妃歸使前王復位先生從忠宣如元世家通鑑會網

一日元主召王急王懼丞相出曰從臣為首者入

對丞相稱旨問曰王何不近公主先生曰閨闈之

事固非外臣所知今日以此為問豈足於聽聞哉

丞相以奏元主曰此人可謂知大體者庸可以遠

人視耶遂不復問列傳通鑑元仍留忠宣不遣左右侍

從多檢小交構讒間嫌隙已成通鑑先生懇懇規諫

考未幾還國世子銜之後忠宣即位先生已歿將

罪先生子竹屋公會赦免及傳位忠肅忠肅除

竹屋公密直副使兼大司憲上王以不快先生之

故罷之以趙珣代之珣即趙妃弟有寵於上王故

也竹屋公有公輔望而無內援無罪見罷識者惜

之列傳麗史提綱○先生謁元文廟學官問東國亦有聖

廟耶先生曰我國文物祀典一遵華制豈無聖廟耶仍辨論性理合於朱子說學官等大加敬歎曰此東方朱晦菴也遂寫真以去

後孫應昌追遠錄世乘考蹟

己亥先生五十七歲

九月己亥復修國史世家

庚子先生五十八歲

八月陞匡靖大夫贊成事尋加壁上三韓三重大匡

都僉議中贊忠烈王改門下修文殿大學

士提修國史致仕列傳家乘

時吳祁等以讒佞得幸用事與內臣石天補等表

裏糾結忌先生入相諷王加中贊令引年致仕考蹟

尋復拜贊成事列傳

時權幸侵占民田百姓怨苦先生嘗議革兼并之弊以恤民生為權幸所沮而民望先生復相王因

以用之家乘考蹟先生在相府能謀善斷同列皆順承

惟謹不敢爭列傳時世子在元本國供給元又需索

多端賦歛日急民不聊生先生建議省冗官獎廉

吏擇守宰賑貧乏等事多所採施民得少蘇考蹟

辛丑先生五十九歲

二月獻宅于朝移居于西部良醞洞訪古錄

元學官耶律希逸差使東來請謁文廟時國子監
屢經兵火只餘數間屋禮官乃指先生宅後精舍
謂為聖廟引詣展謁訪古錄元使以殿宇隘狹失泮
宮制度勸王新之世家通鑑先生自是不敢仍居即獻
宅于朝是為新館遂移居于良醞洞訪古鑑
施俸錢納臧獲于國學成規備齋叢話○按此條年
時學校蕪廢文教墜地士大夫不知聖人之學皆
崇尚異教祈佛祀鬼汚染成俗先生獨自憂歎作
詩曉之毅然以闢異端明聖道興學校育人才為
已任於是施俸錢納奴婢各百口于國學以供學

徒至今成均館所使皆其子孫也

叢話家乘
太學成典

壬寅

先生六
十歲

癸卯

先生六
十一歲

請令百官各出銀布歸養賢庫為教養之資

列傳通鑑

先生憂庠序大壞儒學不振議于兩府曰宰相之
職莫先於教育人材今養賢庫儲竭無以資教養
請令六品以上各出銀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
歸之養賢庫存本取息永為教養之資兩府從之
以聞王亦出內帑錢穀以助之密直高世自以武
人不肯出錢先生謂諸相曰孔子垂憲萬世臣忠

於君子孝於父弟恭於兄是誰之教耶若曰我武人何苦出錢以養爾生徒則是不為孔子也而可

乎世慚甚即出錢

列傳此條下曰又以餘貲付博士金文鼎等送江南

置贍學錢下曰先是某建議云至是云云通鑑甲辰議出錢送文鼎明是癸卯事而贍學之名恐始立錄於甲辰故茲移

送博士金文鼎于江南畫先聖及七十子像購祭器

樂器諸經史以來

世家列傳通鑑

先生又以餘貲付博士金文鼎等送江南

通鑑作江南世

家作中原考蹟云以江南猶存宋室禮物又多朱子新註書也畫先聖及七十子

像并購祭器樂器又憂東方經籍不備廣購六經

諸子史朱子新書五月還

列傳通鑑家乘

八月錢元使于郊

吳祁傳通鑑

王惑於吳祁王維韶宋璘之謀欲沮忠宣還國立瑞興侯瑛為詞請以公主改嫁瑛忠宣在元奸臣亦行讒間禍將不測先生與密直金台鉉協心調護欲使王父子如初適元使斷事官來國人功齒祁等護軍元冲甲等五十人欲以祁罪告于元使王止之又使曹頤諭之冲甲等不從以書告祁以奸諂得進又嘗得罪前王要免後患日夜讒構離

間王父子竊弄威柄恣行不法陷害忠良賣官剥
民昆弟并叅機密不數年皆至將相云云尹萬鹿
尹諧洪承緒等又言之宰樞洪子藩金瑋閔萱閔
漬鄭堦權永金台鉉高世金文行李混元璉許評
申珩金延壽趙文簡金元祥朴光廷尹吉孫吳玄
良金由祉等言冲甲所告皆實請除元惡致仕宰
相蔡仁揆等二十八人前密直萬戶金深等百五
十人又詣使臣請罪祁王召版圖判書崔謫使止
之謫不從又與朴全之等三十七人請罪祁於元
使皆不聽盖元使受祁賂故也先生以爲祁罪當

反復陳請於王不可訴於使臣諸宰不從先生遂
不與焉及元使還先生與諸僚餞于郊副使翰林
李學士唱曰白酒紅人面屬先生和之先生未及
對李自和曰黃金黑吏心盖諷上使受祁賂緩其
罪也祁不離王側欲捕治元祥等首相子藩欲圍
王宮捕祁鄭堦曰不可用兵先生曰以兵圍王宮
脅君也其可乎子藩不聽先生稱病不出子藩與
諸宰樞及冲甲等率三軍將士圍王宮請出祁再
三請王將出之祁叩頭請留玄良直入執祁以出

狎送于元

祁傳通
鑑考蹟

十二月壬申拜侍郎贊成事判版圖司事監察司事

世家

甲辰

先生六十二歲

五月置贍學錢

世家通鑑

即百官所出銀布資教養者也至是付博士官掌

其出納稱以贍學錢 考蹟

六月乙酉大成殿成奉安先聖像請以李愜李瑱等

為經史教授都監使

列傳通鑑

壬寅新館成至是聖廟又成王詣學謁聖七管諸

生具冠服迎謁於道獻歌謠王命密直李混作入

學頌以示諸生

世家通鑑

先生請以密直致仕李愜典

法判書李瑱為經史教授都監使又薦李晟秋適

崔元冲等一經置兩教授令禁內學館內侍三都

監五庫七管十二徒諸生皆從而學習橫經受業

者動以數百計

選舉志列傳通鑑稱說

齋舍殆不能容皆以

通經學古為事先生每朝退入館門諸生隨教官

後分庭序立行禮升堂請學竟日討論

考蹟云其禮一如座

主門諸生有不禮先進者先生將罰之生謝罪先

生戒之曰吾視諸生猶吾子孫諸生何不體老夫

意耶遂引至家飲之以酒諸生相告曰先生待士

以誠如此若不化服豈為人哉相戒莫敢違自是
儒風大振願學之士雲集始皆知有道學矣

列傳家乘

作文諭諸生

見遺稿

文曰聖人之道不過日用倫理為子當孝為臣當
忠禮以制家信以交朋修己必敬立事必誠而已
彼佛者棄親出家蔑倫悖義即一夷狄之類近因
兵戈之餘學校頽壞士不知學其學者喜讀佛書
崇信其杳冥空寂之旨吾甚痛之吾嘗於中國得
見朱晦菴著述發明聖人之道攘斥禪佛之學功
足以配仲尼欲學仲尼之道莫如先學晦菴諸生

行讀新書當勉學無忽

按先生之生距朱子沒歷四十年是時東人實未

知中國有朱子之學先生赴元始得見其書配仲尼為孔子正傳手錄以歸尊信至深以為功足配仲尼欲學仲尼當先學晦菴論性理合於朱子說學官後九年再赴元與學官論性理合於朱子說學官驚歎曰此東方朱晦菴也蓋其真知實見超然獨契非出於蹈襲鑿空則宜必有其所論著而惜其不傳也此一篇歷出於陽村後人家而先生所云幸私淑聞訓辭者豈以此等文字歟建學設教之日又朱來朱子新書於江南以授諸生自是東人始知朱子之學門人權菊齋又刊行四書集註後朝文明年圃隱生於是相與講明其書以基我朝文明之運學者一以朱子為準而無他歧之惑者實先

也淺者○先生自少好性理之學研究義理克治既

嚴表裏一致莊重安詳以誠敬為務動遵禮法人

皆畏敬會綱云少好學人皆畏敬尤以與學養賢為己任力排異端教人心先

以孝弟忠信精思力踐引以至於高明正大之域

階級不紊本末備具訓迪開導寬而有制人有過

輒諄諄譬曉改之乃已士以此益附之言行記碑誌

以判密直司事都僉議中贊致仕世家

時宋玠王維韶等謀欲廢嫡先生與洪子藩周旋

調護請王請還前王於元王雖從之猶信聽王宋

輩元遣使來監曰奸臣執命父子相圖先生知其

終不可為遂致仕未幾子藩被讒罷相明年王如

元前王逼遷于慶壽寺盡誅瑞興侯璵及玠等其

餘皆杖流國政盡歸於前王而王行印而已通鑑考蹟

○先生雖謝事家居至於興學育才惓惓未嘗忘

懷獎拔誘掖成就甚多列傳碑誌○先生喜賓客好

施與有鑑識金怡白元恒未達時見之曰他日必

皆貴顯李齊賢李異同年生俱有名先生令賦詩

觀之曰齊賢必貴且壽異則不年果皆驗嘗畜古

琴一張遇士之可教者輒令操之列傳

乙巳先生六十三歲

六月竹屋公以國子典酒陞密直副使兩世比年

相繼典密一世艷之竹屋公是年又掌試考閱精
明多取知名士時稱克繼父業云

選舉志竹屋誌

丙午先生六十四歲

九月十二日甲申卒謚文成公

列傳通鑑

道德博聞曰文安民立政曰成

碑陰

葬于長湍府松林縣大德山口井里子坐之原

墓誌

王特賜葬地家乘及葬七管十二徒諸生素服祭於

路列傳通鑑前配金夫人墓附右同塋異墳家乘王又命

環封墓山為墓田家譜

戊午忠肅王五年二月命圖形文廟致祭桑鄉

先是門人白願正自元多取程朱性理書以還李
齊賢朴忠佐首先師受成均館又遣人江南購經
籍萬餘卷而來王之元年甲寅六月命先生子竹
屋公及門人贊成事權溥會議都監事李瑱等會
成均館考閱新書且試經學溥又請刊行朱子四
書集註至是王降旨曰都僉議中贊安某有崇設
學校之功亦於夫子廟庭圖形致祭桑鄉興州守

崔琳摹一軀安于鄉校

本朝真像世祖丁丑府廢移奉真孫知歸家

中廟壬寅還安于書院元人所傳而為累

本安于兩書院道東祠後孫應昌家又有影堂在

三慶一後孫瑱建于順興大龍山一後孫松隅建于

春川佳山月谷里一後孫浩建于載寧松隅洞

已未六月從祀文廟

上自朝紳下至韋布以先生倡道興學教養人材
合辭請從祀聖廟或謂某雖建議置贍學錢有養
育人材之功豈可以此從祀門人總郎辛葦言某
倡明正道排斥異教興學校作人才國家初有之
功也宜從祀忠肅從之位在東廡第二大典通編開城府及
諸道界首官外州郡學免祭兩廡諸位縣學並免
殿上十位惟周程朱及薛弘儒崔文昌安文成鄭
文忠本朝十二賢
州府郡縣皆祀之 ○周慎齋曰高麗史臣自不
識道理故能言其功而不知闡其學每讀麗史文
成公傳未嘗不喟然興歎蓋先生之脫賊杖巫闖

闖之對學校之興繩已之嚴鑑人之明其所造非
大賢而何惟其莊重安詳所以能謀善斷至論夫
子言若日星昭垂萬世使武人心降而出錢其有
功於斯文甚盛晚年常掛晦菴真以致景慕慕晦
菴所以慕孔子也其仁勇至易箒而不惰語其所
向之正一洗三韓之舊染若益齋圃隱諸公皆餘
波所漸逮本朝禮樂教化與三代並隆爾來二百
四十年天理之復明文風之大興其誰之功也先
生真可謂東方道學之祖雖以薛弘儒崔文昌之
賢尚不得議其彷彿其他又何說嗚乎是不可以

從祀乎而史稱以置贍學錢從祀其陋類此○黃
錦溪良俊曰吾東自殷師受封蔚有仁賢遺化故夫
子有欲居之志華人詠禮義之詩吾道之東濬源
於斯歷二府四郡降及三國干戈血肉大亂極矣
薛弘儒崔文昌生于羅季薛則譯五經訓後學特
其章句之末崔則以文章鳴亦非經世之學王氏
之興亦未知教文宗時崔文憲設九齋導後生世
稱海東夫子然措世而無明道之效反身而非窮
理之實故及門漸波者皆雕華浮薄之士務本抑
邪之實則世未之聞惟晦軒先生學孔子而慕晦

翁及其晚年所得益進至於像晦菴而禮拜之尊
晦菴所以尊其道也其所向之正有非諸儒所可
及則公於斯道已見大意至於忠孝之論降武人
之心學校之勤立風化之源一洗三韓變而華之
可謂有功於吾儒矣雖不立言垂訓已可槩見其
爲人麗史但稱以贍學從祀而後人亦不能闡發
其幽光以至今泯泯也甚矣吾東人之不好古也
皇明建文四年壬午我朝太宗八月 上親行聖
廟釋奠禮命後孫永勿屬賤役適孫世錄用
教曰文成公安珣興學設教百王可範報功之典

當及苗裔其子孫雖孽永勿屬賤役嫡孫世世蠲復錄用東西班○時各司婢子選入宮館婢二人亦與焉 上曰古人施納予不能然而反奪之耶因教曰先賢為先聖施納而選入宮中大違先賢本意出還元籍自今以後永勿選入館婢

孝宗弘治五年壬子

成宗大王二十三年

命修墳墓禁樵牧

筵臣洪貴達等白先生倡道興學之功 上教曰文成公安裕墓山特為修改且禁樵牧於是封墓山麓為墓田又置守塚軍三十名永蠲丁役

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壬寅

中宗大王三十七年

建書院于順

興廢府白雲洞奉安真像

周慎齋

世

素慕先生及守豐基先訪先生故居感

慕不已遂就竹溪上宿水寺舊墟創立祠院即先生少日讀書處也癸卯八月奉安真像我東書院始創於此晦齋李先生迪彥時為方伯助以菹藿之費甲辰配以先生族孫文貞公軸文敬公輔已酉退溪李先生滉繼守豐基上書觀察使沈通源請依宋白鹿洞故事 聞于朝賜扁額書籍以昭聖朝崇德報功闡教育士之化通源以其書上聞明廟命議大臣大臣皆請施行 上允之禮判尹

漑請命大提學申光漢名之光漢請名以紹修

上手書紹修書院四字以下命光漢作記仍令芸

館刊頒又賜經籍馳驛傳之并賜田民 仁廟癸

酉追配慎齋 肅廟丙寅撤葺影幀以位板奉安

毅宗崇禎十二年己卯仁祖大冬神道碑成

金東溟世濂撰舊有表歲久漫滅後孫應昌改立

埋舊石於壙南畿伯李公行遠行文列邑出牛運

石給軍董役且助奠需閔監司聖徽金留守南重

列邑宰金霽黃床李應著等數十人聞風相役館

學儒生沈梶趙時馨金佑明亦通諭旁近鄉學俾

助其役先是墓下置田十結官給復又建齋舍以

是重建齋寺官又遵舊典給守塚人致牲梁後孫

十六年癸未長湍儒生建書院于鳳岑山下

先是畿儒白惟恒等與館儒金悌男崔起南等議

先生首倡絕學衛聖闢異門人白彝齋權菊齋講

授程朱書印行朱子集註宜共祀于松京倡率畿

甸章甫將營立書院會倭寇至而止至是長湍儒

生李裕身與前縣監許暲等建院于臨津上游鳳

岑山下館學儒生李杭李廷夔李萬雄趙相抃李

慶億發文列邑校院金北渚溼沈南坡悅金潛谷

增申東陽翊聖李澤堂植徐達城景霄李白洲明
漢洪白石茂績俞杞平伯曾李松郊黎洪無何柱
元金滄洲益熙諸公皆協力助之以安謹齋軸李
牧隱穡韓柳巷脩金慕齋安國思齋正國金自菴
統配 肅廟甲戌 賜額臨江

言行記成

申東淮翊聖撰

戊子冬墓誌成

應昌撰

辛卯

孝宗大
王二年

松京良醞洞遺巷碑成

應昌撰

丙申順興坪里村鄉閭碑成

鄭東溟斗卿撰

丁巳

肅宗大
王三年

後孫琬立祠于谷城承法里

移安應昌家所奉真本名曰道東祠

庚申

英宗大
王十六年 秋

上幸松京遣禮官

佐郎邊
是中

致祭

于墓

癸未實記成

後孫克權輯遺什事實世系碑誌諸賢記述爲一
編刊行葢板于道東祠

乙酉 命立宗孫改造祠版以奉祀

十一代孫光國兄弟俱無后值壬辰亂不復立嗣宗祀遂絕至是因諸孫齊籲 命以次宗後孫昌祿定爲宗孫改立祠版以奉祀事

乙丑今年上松都諸生建祠于寒泉洞

松京龍山下有泉曰寒泉其傍有讀書洞卽先生門人權菊齋及其孫壻韓柳巷講讀之所也去先生故居甚近而牧隱遺址亦在一洞又爲鄉人之所指點興想至是京外士論俱發依先生築舍掛朱子真故事立祠於寒泉洞奉朱子位板以先生

及菊齋牧隱柳巷配

甲戌年譜成

先祖晦軒先生實記一卷宗老克權甫所編而在默更定爲四卷牧隱稱先生文章之盛近古未有陽村亦言其私淑聞訓辭則宜若富有述作而今所傳詩四首而已在默慨然有意哀輯從李教官丈英裕得諭國子諸生文一篇又於李寺正松齡麗儒考蹟草卷得薦學官奏一篇世遠籍缺積數十年所得止此惜哉後又見公州志以李公文擬行狀爲先生所作而詳其年

代後於先生則州志似誤不敢收入志曰李文

至順庚午擢文科第五官政堂文成丙午即元成

其撰行狀略曰云云按先生卒於丙午即元成

宗大德十一年也後二十五年而為文宗至順

元庚午則先生撰狀之說可見其誤且問陰

竹一士人家有先生文字求見則只數十字碑

額而亦無可據恐後有誤認收錄者茲并詳記

至於立朝事蹟頗有散出於史傳者而實記所

載只就麗史本傳節取十餘條故如諫忠宣忤

權倖納臧獲獻宅移居不叅懇元使圍王宮錄

朱子書與學官論性理等事皆其可傳之大者

而闕而不見且圖形致祭在忠肅五年戊午而

誤係以忠烈三十四年戊申漏略訛舛無以徵

示在默為是之懼廣考勝國諸史鄭河東麟趾

佳居正東國通鑑俞市南榮麗傍搜諸家文字

史提綱林老村象德東史會網

叅互攷證補闕正謬為年譜一編依朱子所編

每條下註其所出書名既成又得宗人夢白甫

年譜草只據河東史與世乘互有詳略比實記

稍該可見其用心之勤但諫忠宣錄朱

書不叅訴元圍宮等事二本俱無之於是先

生之言行事功稍得該詳庶可以考信焉其本

傳碑誌諸賢記述并仍舊本而亦加增刪如修院

規文牒汗漫無係於闡發者并刪凡後人為先

生稱述之語悉加採入尤齋宋文正公亦有稱

述見於文氏族譜序而其文歷叙先輩以一蠹

寒暄先於估畢思齋先於慕齋其他辭語亦多

可疑非出於依朱子年譜例摸遺像圖墓山

尤齋故不錄於

以置其前又附保宥錄門人錄於下以見列
聖朝崇報之隆與後來羣賢之學皆本於先生
書既成諸族人命余識之嗚呼諸先輩叙述備
矣將不假後孫一二談也惟其肇倡絕學孔道
以明首尊晦翁嘉惠來學式至于今斯文一統
士不異師苟億世之下讀其文而考其世當識
其天爲吾東篤生先生以幸教無窮也顧今大
儒不作法門衰敗是書之行其有能聞風興起
志先生之志而學朱子者乎則於世教尚亦有
補也歟丙子孟夏日十九世孫在默謹書

晦軒先生實記卷之二

附錄

麗史列傳

鄭麟趾

增

安珣初名裕興州人父孚本州吏業醫出身官至密
直副使致仕珣少好學元宗初登第補校書郎遷直
翰林院屬內侍三別擢之亂珣陷賊賊素聞名將用
之誘且脅令曰縱安翰林者罰珣以計得脫王義之
嘉賞十二年奉使西道以廉謹稱召還內侍院書奏
院中宿弊祛之尋遷監察御史忠烈王元年出爲尚
州判官時有女巫三人奉妖神惑衆自陝州歷行郡

縣所至作人聲呼空中隱隱若鳴道聞者奔走設祭
莫敢後雖守令亦然巫至尚珣杖而械之巫托神言
休以禍福尚人皆懼珣不爲動後數日巫乞哀乃放
其妖遂絕嘗至安東令吏洗足吏曰吾屬邑吏子何
辱我耶謀羣吏將詰之有老吏視珣狀貌出語曰吾
閱人多此公後必貴顯勿易視居三年廉使褒其政
清遂徵爲版圖佐郎俄遷殿中侍御史陞國子司業
由右司議拜左副承旨帝命爲征東行省貲外郎尋
加郎中本國儒學提舉後以副知密直司事出鎮合
浦撫軍恤民州縣以寧累遷僉議叅理忠宣卽位拜

叅知機務行東京留守集賢殿太學士鷄林府尹復
爲叅理及忠烈復位忠宣如元珣從行一日帝召王
急王懼丞相出曰從臣爲首者入對珣入丞相傳旨
曰汝王何不近公主乎珣曰閨闈之間非外臣所知
今日以是爲問豈足於聽聞丞相以奏帝曰此人可
謂知大體者庸可以遠人視之耶不復問二十六年
拜贊成事用事者忌之遂諷王加中贊令引年致仕
尋復爲贊成事二十九年珣憂學校日衰建議兩府
曰宰相之職莫先於教育人材今養賢庫殫竭無以
養士請令六品以上各出銀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

差歸之庫存本取息為贍學錢兩府從之以聞于朝
王亦出內庫錢穀以助之密直高世自以武人不肯
出錢珣謂諸相曰夫子之道垂憲萬世臣忠於君子
孝於父弟恭於兄是誰之教耶若曰我武人何苦出
錢以養爾生徒則是無孔子也而可乎世聞之慚甚
卽出錢珣又以餘貲付博士金文鼎等送中原畫先
聖及七十子像并購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且薦
密直副使致仕李懽典法判書李瑱為經史教授都
監使於是禁內學館內侍三都監五庫願學之士及
七管十二徒諸生橫經受業者動以數百計有諸生

不禮先進珣怒將罰生謝罪珣戒曰吾視諸生猶吾
子孫諸生何不體老夫意因引至家置酒諸生相謂
曰公之待我以誠如此若不化服我卽匪人三十二
年丙午九月復以僉議中贊致仕卒年六十四謚文
成及葬七管十二徒諸生素服祭於路珣莊重安詳
人皆畏敬在相府能謀善斷同列順承惟謹不敢爭
常以興學養賢為己任雖謝事家居未嘗忘于懷喜
賓客好施與文章清勁可觀且有鑑識金怡白元恒
未達時珣見之曰他日必皆貴顯又李齊賢李異同
年生俱有名珣召令賦詩曰齊賢必貴且壽異則不

年矣果皆驗晚年常掛晦菴先生真像以致景慕遂
號晦軒畜儒琴一張每遇士之可教者勸之忠肅六
年已未議以從祀文廟有謂珣雖建議置贍學錢豈
可以此從祀其門生辛葢力斥其議竟從祀于器忠烈
朝登第累遷國子典酒右承旨陞密直副使忠宣以
珣扈從入朝不久而還銜之將罪于器會赦免忠肅
即位除密直副使兼大司憲無何罷以元尹趙珣代
之珣方為忠宣王所寵而于器有公望無內援識者
惜之嘗出鎮合浦以廉幹稱十六年以檢校贊成事
卒遺命薄葬子牧登第忠肅時累遷密直副使恭愍

王時封順興君卒謚文淑

言行記

申翊聖

順興之安遠有代序至高麗晦軒先生以儒術大鳴
於世推為東方理學之祖配食孔廡專祀鄉邦其裔
孫應昌譜其世而收其族以先生之功之德可以充
宗燾後爰據其遺事而冠其籍屬筆於翊聖辭不獲
則遂據家牒叅以國乘旁采諸家之說書其大者竊
取述而不作之義俾後世考信焉謹按先生諱珣初
名裕避本朝顯陵御諱復以裕行賢科釋褐事元
宗補校書郎遷直翰林院陷于三別抄之亂以計得

脫王嘉獎之自是歷敷中外奉使西方尋轉監察御史俱以廉直稱忠烈元年出守尚州捕治妖巫之挾神惑衆者一方稱之自密直司使出鎮合浦軍民安之忠宣卽位拜叅知機務集賢殿學士尹鷄林及忠烈復位從忠宣入元一日帝令丞相傳旨汝王何不近公主先生曰閨闈之內非外臣所知亦非所宜問帝曰此人知大體者庸可以遠人視之耶以贊成事入相府謂宰相之職莫先於教育人才今養賢庫儲殫竭無以廩士宜令大小官僚各輸銀幣有差子毋取息以贍學錢兩府以聞王出內帑錢穀以助之密

直高世自以武弁不肯捐錢先生喻以教條世竟感悟納錢又以餘貲付博士金文鼎等購先聖若七子遺像并購祭器樂器六經子史于中國且薦密直副使李愔典法判書李瑱爲經史教授都監使於是願學之士雲集蔚有菁莪之化其後益齋圃隱之學皆源於此云先生爲人莊重安詳動遵禮法以興學養士爲己任嘗憂學校政衰慨然有詩曰香燈處處皆祈佛簫管家家盡祀神獨有數間夫子廟滿庭春草寂無人納其土田臧獲供給學舍其徒繁衍泮中至今賴之其爲教必以孝悌忠信精思力踐以至高

明正大之域階級不紊本末備具訓迪後生寬而有制人有過輒諄諄譬曉改之乃已士以此益附之德譽日隆達于元朝宣授行省員外郎尋加海東儒學提舉以廢之其在相府能謀善斷且有鑑識獎拔尤多文章清勁可觀不以是自名焉晚年嘗掛晦菴真晦軒之號所以寓慕也畜古琴一張遇士之可教者輒令操之以都僉議中贊致仕忠烈王三十二年丙午九月十二日易箒春秋六十四謚文成道德博聞曰文安民立政曰成及葬七管十二徒諸生皆服素王命寫真置文廟中忠肅王六年己未從祀東廡入

本朝太宗大王下教曰安某子孫永勿屬軍役以表乃祖之功周慎齋世鵬守豐基卽先生講學之地創書院退溪先生增定學式請 賜額紹修命大提學申光漢爲記并錫田民以優之噫吾東方被箕疇父師之教號稱小華而箕氏德衰逆滿阻命三國鬪爭區域自別羅麗之際竺教大行雖有豪傑之士胥淪於異端晦盲否塞殆數千年矣先生生於衰季能尋墜緒一洗舊染其推爲東方理學之祖者非溢辭也易世之後褒典益加枝庶永賴可見 列聖右文之至意於戲盛哉其世系履歷有碑有譜茲不贅焉

神道碑

金世濂

以學問道德從祀文宣王廟庭上自國庠下至八路三百州縣莫不尊敬而俎豆之者獨有薛弘儒崔文昌安文成鄭圃隱 本朝五先生而若其倡學之功實自文成公始王氏之興士未知學崔文憲設九齋導後生世稱海東夫子其於務本抑邪之實則未之聞也降及季葉滅裂陵夷學校頽廢無復有振迪導率之方士之學者率皆逃於釋氏公倡明正道斥詆異教慨然以興學育才爲己任篤行力踐模範一世誨人有序心先以孝弟忠信性理之學於是始行一

洗三韓舊染天理之晦而復明文風之熄而再作其誰之力耶若公者誠可謂東方道學之祖有非薛弘儒崔文昌所能鴈行而史臣乃曰公之從祀以置贍學錢何其陋也公諱珣初名裕至本朝避 顯陵御諱以初名行密直副使版圖判書致仕贈太師門下侍中孚之子祖永儒贈樞密院副使曾祖子美保勝別將贈神虎衛上護軍世爲順興人太師娶禮賓丞同正禹成允女生公登第元宗朝歷敷中外官至門下侍中致仕_年六十四贈謚文成初置贍學錢也卿大夫出銀幣有差密直高世自以武人獨不肯公曰

夫子之道垂憲萬世臣忠於君子孝於父弟恭於兄是誰教也若曰我武人何必出錢以養爾生徒是無孔子也其可乎世聞之慚屈公出私財修黌舍又納土田臧獲以供學徒購畫先聖及七十二子像于中國並朮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來且請置經史教授都監使以誨後學於是禁內學館內侍三都監五庫願學之士以至七管十二徒諸生橫經受業者動以數百計元皇帝特授征東行省員外郎海東儒學提舉以褒之雖謝事家居至於興學育才未嘗不惓惓公少好學研究義理克治既嚴表裏一致莊重和溫

人皆畏敬及晚年造詣益深推尊晦菴以爲功足以配仲尼欲學仲尼莫如先學晦菴常掛遺像以致景慕遂自號晦軒其樂道力學如此至葬七管十二徒諸生莫不素服路祭忠肅王命寫真置文廟特令從祀及至我 獻廟以公爲有功於斯文命其後於軍籍無所與 中廟朝豐基郡守周慎齋世鵬卽公平日讀書之地爲創書院及退溪李先生莅郡上書方伯以聞于朝 賜額紹修仍命大學士申光漢記之又 賜經籍以示敦崇實東國書院之始也公先娶右司諫金祿延女後娶禮賓卿廉守葢女生一子五

女子曰于器贊成事順平君順平生政堂文學順興君文淑公牧文淑生政堂文學順城君文惠公元崇文惠生開城留後景質公瑗奕葉冠冕至今不絕爲世大族公墓在長湍府松林縣大德山北子坐午向之原墓前舊有碣殘泐不可讀順陽君夢尹卽公十三代孫也懼其久而湮滅莫識與其子應昌及十代孫通禮墩十二代孫典籍頊十三代孫察訪斗元諸宗人攻石封植後學聞風者莫不樂爲之助遂以麗牲之刻屬世濂世濂頓首曰小子何敢焉卽公學問道德奕奕若列星麗太空庭享百世直與文宣王之

教相終始何用文爲遂略序其梗槩如左若公之立朝事業則有信史存銘曰昔在麗代異教是崇不有先覺孰開羣蒙允矣先生服膺晦翁教爲已任學主敬忠橫經發難多士攸同各資墳典上自王公學校再新大闡儒風充養有素克篤始終鏗鏘鍾鼓思樂泮宮從享于庭百世所宗大德之原麗水奇峯於萬億年香火靡窮石可使泐名則益隆行者必式若堂之封 崇禎十二年己卯冬

墓誌

十四代孫應昌

公姓安氏初諱裕後改珣前後諱史俱失表德入我

朝避 顯廟御諱以初名稱自號晦軒系出順興曾祖曰子美保勝別將贈神虎衛上護軍祖曰永儒贈樞密院副使考曰孚密直副使版圖判書致仕贈守太師門下侍中妣剛州禹氏禮賓丞同正成允之女元宗初公年十八登第補校書郎遷直翰林院三別抄之亂公陷賊賊素重公名令其徒曰縱安翰林者罰公以計得脫王義而嘉尚焉奉使西道以廉謹被獎召還內侍院奏祛院中宿弊尋遷監察御史忠烈元年出為尚州判官時有女巫三人奉妖神惑衆歷傍縣人皆奔波崇奉列邑守宰亦靡然從之巫至尚

公杖而械之巫托神林禍福州人皆懼公不為動其妖遂不得肆在尚三年按廉使褒其政遂徵為版圖佐郎俄遷殿中侍御史陞國子司業由右司議拜左副承旨又以副知密直司事入叅功臣號賀宴公作詩以進王嘉賜白粒五十石後出鎮合浦撫恤軍民州郡以寧累遷判工曹事僉議叅理忠宣即位拜叅知機務行東京留守集賢殿大學士鷄林府尹復為叅理及忠烈復位忠宣如元公從行一日帝召王急王懼丞相出曰從臣為首者宜入對公入丞相傳帝命汝王何不近公主公曰閨闈之事固非外臣所能

知亦非今日所宜問丞相還奏帝曰此人可謂知大體者庸可以遠人視耶遂不復問後拜贊成事尋加都僉議中贊公憂學校日廢議于兩府曰宰相之職莫先於教育人材今養賢庫殫竭無以養士請令朝官各出銀幣有差歸諸庫以贍學錢兩府從之聞于朝王亦出帑藏而助之密直高世自以武人不肯出錢公乃歎曰夫子之道垂憲萬世臣忠於君子孝於父是誰教耶若曰我武人何苦出錢以養爾生徒則是無孔子也其可乎世聞之慚甚出錢公又以餘貲付博士金文鼎等送中國畫先聖及七十二子像并

購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來且薦密直副使李懽典法判書李瑱爲經史教授都監使於是禁內學館內侍三都監五庫願學之士及七管十二徒諸生橫經受業者動以數百計有諸生不禮先進者公怒將罰生謝罪公戒曰吾視諸生猶吾子孫諸生何不體老夫意仍引至家置酒諸生相謂曰公之待士以誠如此若不化服我則非人相戒莫敢違自是儒風大振其在三司左使修文殿大學士時王命公監修國史以都僉議中贊致仕卒卽忠烈三十二年丙午九月十二日甲申也享年六十四贈謚文成道德博聞曰

文安民立政曰成及葬七管十二徒諸生素服祭於路忠烈命馮真置文廟中至忠肅王六年己未從祀文廟東廡公爲人莊重安詳人皆畏敬在相府能謀善斷同列皆愛慕不敢出一言以爭王氏之世父師化逝學校頽廢舉世賀賀徒知竺教之爲尚不復知有吾道公獨孤倡濁時常以興學育才爲己任慨然有詩曰香燈處處皆祈佛簫管家家盡祀神獨有數間夫子廟滿庭春草寂無人力學朮道探賸蘊奧直繼殷師已絕之統蔚爲東方理學之宗每訓誨後學必先以孝悌忠信引之於高明正大之域揭燭長夜

丕變陋俗當時人材之盛學校之興繫公是賴雖謝事家居其於興學養賢未嘗忘于懷喜賓客好施與文章清勁且有鑑識金怡白元恒未達時公見之曰他日必皆貴顯李齊賢李異同年生俱有名公吟賦詩見之曰齊賢必貴且壽異則不年果皆驗晚年常掛晦菴先生真以致景慕遂號晦軒嘗蓄儒琴一張每遇士之可教者勸之自是公之德望益重聲名遠達元皇帝宣授征東行中書省員外郎尋加郎中海東儒學提舉以褒之公又以土田臧獲義補學舍供給其徒甚蕃歲於公諱日輒備物報祀今尚不已入

我朝 恭定大王追念公之有功斯文特教公子孫
東西班錄用雖庶出亦勿屬軍役以崇乃祖之德仍
令學宮婢女勿選入宮中蓋毋忘公崇學之意不欲
遷推他役也 成廟壬子命修公墓禁樵牧 中廟
朝周慎齋世鵬知豐基郡即公平日講學之地創建
書院春秋享祀實東國書院之始也嘉靖己酉退溪
李先生繼知郡事增定學式上書方伯以 聞于朝
明廟親筆賜額紹修仍命大學士申光漢撰記文又
賜土田臧獲經籍以示敦崇 列聖褒寵吁亦盛矣
慎齋嘗謂文成所向之正一洗三韓之陋邇來二百

四十餘年天理明而文教興若李益齋鄭圃隱諸先
生皆公之餘波所漸如公者真可謂東方道學之祖
斯道之不亡其誰之力耶信不誣矣公墓在於長湍
府東松林廢縣東大德山北坐子向午之原祭田多
在墓下自官給復歲致享祀至今不絕公先夫人漢
南金氏右司諫祿延之女生一男五女子曰子器贊
成事順平君竹屋先生女適知開城府事文項次適
判典客寺事許綏次適通文署錄事朴濟次適直史
館韓守延次適贊成事貞景公金士元後夫人瑞原
廉氏禮賓卿守蔽之女無嗣順平娶門下侍郎鐵原

晚軒先生實錄卷二
崔冲若女生一子牧密直提學順興君文淑公號謙齋文淑娶政丞光州金台鉉女生子元崇政堂文學順城君文惠公文惠娶評理原州元善之女生瑗開城留後景質公景質以後累百年子姓諸孫冠冕奕世布列卿相至今綿綿殆不可勝紀而益隆外裔代出國母誕生聖人金枝玉葉不啻若螽斯之誥誥則茲豈非公積善之慶能深其根固其本而然耶公之神道舊有表刻經今三百五十餘年残缺難識深恐使我先祖衣履之蔽泯沒而無傳吾父子不揆力綿已卯與宗人鳩財買石豎豐碑而竊惟墓不可無

誌更圖燔誌納壙俾傳悠久且防患災云戊子冬

順興鄉閭碑

鄭斗卿

殷太師遇明夷而東東土丕變然得太師之道以及人者惟我安先生一人高麗高宗三十年癸卯實宋理宗之淳祐三年公以生去太師數千餘歲賢俊何限應生者天也羅麗之際佛教熾麗爲甚後太學惟浮屠氏是佞公發憤作詩以遏異端扶吾道自任忠烈朝位贊成事時養賢庫儲竭公建議令朝臣出銀幣歸太學有餘付行人入中國畫夫子七十子像并購祭器樂器六經羣聖賢書聿修俎豆廣勵學徒橫

經問難之士動以千計儒風大振聲聞天下公爲人
莊重安詳其學以誠敬爲務常掛朱子像景慕學可
知己其後圃隱鄭公起本 朝真儒輩出上繼太師
下開羣賢抑邪扶正皆公之力也若論道統公其祖
矣公諱裕謚文成職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都僉議中
贊修文殿大學士老壽六十四子孫世顯世系事業
德行文章在本傳此其大略也公配聖廟於麗朝我
太宗下教曰安某後雖孽勿役軍以崇乃祖著令甲
東國舊無書院 中宗時慎齋周世鵬宰豐基創于
治之北白雲洞以祀公公邑人 賜額紹修安侯應

昌公十四世孫也後公卒三百五十一年謁公像于
書院訪公舊墟集宗人喟然歎曰他人尚慕吾祖矧
子孫坪里村吾祖舊墟不可無一片石僉曰諾又曰
吾祖先墓皆封表有不知者兩墓文成公考諱孚職
侍中侍中公祖諱子美職護軍是已護軍公實安始
祖安之內外後裔冠冕相望其誰之慶耶吾欲別設
一壇祭兩祖于每十月之朔朝僉曰諾於是安侯與
宗人各出財立文成公碑設護軍侍中公壇夫孝莫
大於追遠安侯此舉其可謂孝也安侯字興叔與余
善銘曰坪里之村先生之墓白雲之院先生之祠哲

晦軒先生實錄卷二
人已遠緬莫之追瞻彼桑梓後孫孝思嗟爾後孫爾祖念之念之伊何視此銘辭崇禎丙申五月日

松京遺基碑

十四代孫應昌

謹稽我先祖諱珣史失表德號晦軒順興安氏生高麗高宗三十年癸卯登第於元宗初歷事三朝官至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都僉議中贊修文殿大學士老中朝聞公大名亦授征東行省左右司郎中海東儒學提舉卒於忠烈王三十二年丙午九月十二日甲申壽六十四贈謚文成道德博聞曰文安民立政曰成公卒後十四年至忠肅王六年己未上自朝紳下

至韋布以公直繼疇教已絕之統蔚爲東方理學之祖合辭共請從祀于聖廟此公始終之大略也若其道德政事在信史世系子孫在家乘今不復贅焉京第自先世傳說在松都西部良醞洞又按輿地勝覽松都志安公某姜公邯贊韓公脩李公稽第俱在今太平館西良醞洞云故第之在此洞信無疑矣第歲幾四百遺址荒廢不知何處定是先祖之宅是可慨也然表厥宅里矜式觀瞻亦烏可已也是用鳩財買石表之洞口以爲行過東西者式敬之所云辛卯秋

又

金應祖

增

孔之闕里朱之新安歷千萬世猶傳雖無表可也至於後世名賢生長留芬之地或未免昧昧然無所尋後學之嗟惜裔孫之傷感當如何哉此間表所以權輿也晦軒安先生生於衰季之日忠義大節既足以動中華而化蠻貊倡起聖學之功又有以闢異教而回世道遂令海外偏邦之人免爲夷狄禽獸之歸而禮樂文物之盛侔擬中夏者其誰之功歟世或有以崔孤雲薛弘儒并稱之者嗚呼豈足以知先生哉文廟之祀自是斯文之美事院廟之享東方創見之盛舉而今子賢孫聯芳襲美於四五百載之後從古儒

先倡學明道爲世儒宗者何限而天之所以福慶之者於先生特厚何其休哉先生生長興州地從宦邸舍在於松都良醞洞其遺風流韻有以起後學欽慕景仰之誠而舊基變爲野田人之過此者未嘗不指點遺墟徘徊瞻眺而感慨繼之矣先生十四代孫善山府使安侯應昌懼其久而遂失其傳率宗人既立表於興州舊基今又立石於良醞洞口其追遠之孝世罕其倫云先生諱裕仕高麗歷事元烈宣三朝官至壁上三韓三重大臣都僉議中贊修文殿太學士謚文成公若世系子孫言行事業之懿具在神道碑

文今不贅銘曰先生之澤喬嶽大州先生之道星日
麗天異教是闢孔道以明舊染既湔新者全經高風
雖遠學訣猶傳新安故基闕里風烟星移物換芳躅
如昨石以銘之過者必式青蛇中夏日

諸賢記述

國家伐叛耽羅問罪東倭丁亥之勤王庚戌之禦寇
用兵幾二十年士皆衽金革操弓矢挾策而讀書者
十不一二而先輩老儒物故且盡六籍之傳不絕如
綫大德間安文成公珣爲宰相葺國學修庠序舉李
晟秋適崔元冲等一經置兩教授令禁學內侍五軍

增

三官七品以下至內外生員皆從而學習於是縫掖
薦紳之徒盡以通經博古爲事其後白彝齋頤正從
元多取程朱性理書以歸我外舅菊齋權公溥鏤板
四書集注以廣其傳學者知有道學矣出益齋李齊賢櫟翁裨說
文成公爲世儒宗余未弱冠一拜於道遂蒙顧遇因
識其孫謙齋後十年吾先君東菴公掌試春圍謙齋
射策登第由是余二人交游最久庚子謙齋沒明年
秋覩遺像悵然書其側儉而不固和不流確乎守
度儼乎揚休稱其爲文成之孫兮克勤於行克簡於
辭醞藉其文平淡其詩宜其游東庵之門兮出益齋集

增

謹齋先生之嗣今密直公穉同年進士也嘗曰吾先君三昆季由科第顯致位宰相吾子三人又皆僥倖末第族祖文成公之孫政堂公有三子亦皆登第云云文成公事忠烈興學校作成人材文章之盛近古

未有

出牧隱李穉文集

自契丹兵後學校蕪廢文教墜地我外先文成公修學校施俸錢納其奴婢百餘口至今成均館所使皆文成公之臧獲也

出備齋成覲叢話

增

文成公當高麗盛際以文章事業致位僉議中贊憂庠序道衰人才無所養納臧獲置錢以贍學又於中

朝尤先聖賢像及祭樂器以來學之類而復振公功

是賴從祀文廟

出挹翠軒朴闇所撰先

吾東方世以儒科擢迹繼有名位惟順興安氏為最

而其顯自高麗文成公始文成以興學養士為已任

建議置贍學錢仍納其臧獲又尤先聖先師像及祭

器樂器六經子集於中朝以來學校賴以大興歷御

史承旨集賢殿大學士以僉議中贊卒從祀文宣王

廟庭

出容齋李荇所撰先

我邦在一隅聞道最晚檀降而猶厖箕來而漸踰歷三國至于麗而稍明文宗時崔文憲始知建學其亦

竊聞仲尼之隙先人倫不得明于上小民何以監于下乎厥後安文成公始建赤幟大倡儒教圃隱繼之

出慎齋周世賜
豐基學校記

殷太師東封疇教浹於海城其風為萬國最故世稱

小中華三國時任沙飡強以文章鳴于羅其次薛弘

儒崔文昌文昌之文動天下逮高麗其大鳴者金文

烈富李文順奎而止耳然未聞以斯道為已任者其

言往往淫於達摩多疵少醇忘本實眩雕綴為可悲

也甚者提童子之耳教之以詞藻惟喜其早達罔聲

利取寵榮馴致驕傲以速其顛覆不知養以孝弟忠

信至於一夫燒髯禍延國家嗚呼斯道之不幸可勝

言哉自晦軒出禮晦菴像以倡敬學指其所向然後

為士者始知洛閩得宗於洙泗而其淵源大沛於東

矣由是言之晦軒之功雖曰配晦翁可也出慎齋竹
溪志下同

公廟前有石壁如削欲刻敬字院儒皆以取恠世俗

為戒余亦不敢強及見晦翁先天圖刻然後乃開示

諸友曰先天圖尚可刻獨不可刻敬字乎此固晦軒

之所契於晦翁者愈不可以無刻也遂刻之曰敬石

先生本傳曰文章可觀則其所著必多而後世無傳

何也豈先生晦而不發歟佔早齋慕其菑歎載得一

增

句於青丘集一鳩曉雨草連野匹馬春風花滿城其
氣像如化工深味之足以知公心矣

安裕仕高麗官至中贊憂學校衰建議置贍學錢又
納其臧獲為學校奴婢其文章清勁可法晚年常掛
晦菴先生真以致景慕遂號晦軒至今從祀文廟後

人又置書院出退溪李滉孔孟心學對。宣廟初

心學者乎退溪與禮曹相議以薛弘儒聰崔文昌致
遠崔文憲冲及先生禹祭酒倬李文靖穉鄭文忠夢
周吉治隱再尹別桐祥金估畢宗直金文敬宏弼鄭
文獻汝昌趙文正光相金文敬安國李文元彦迪徐
花潭敬德十
六賢書對

文成公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卒從祀文廟子孫累世

增

登科皆躋膺仕出正菴朴民獻所撰
先生後孫璨碑銘

文成公以葺修學校興起斯文為已任施納奴婢於

成均館至今相傳敬慕公子孫入學則奴婢曰此吾

主也館官待之亦異於他生有二婢以侍女入內

太宗偶問本貫對以館籍 上曰古人施納予不能

然而反奪之耶立命出之出青坡李
陸劇談

公題甘露寺詩載輿地勝覽其憂民傷世之意溢於

詠物之餘而竹溪志獨不載豈慎齋佛未見耶出判
決事

吳滙東
史纂要

安氏系出順興麗朝有文成公裕學行名世出栗谷
李珥所

增

撰先生後孫左議政貞愍公塘墓碑

增

我東素稱文明之國至於問學者絕無如薛聰崔致遠雖配聖廟不過一文翰之士至麗朝多宏儒禹倬

崔冲安某是其傑然者

出象村甲欽文集

文成公納館基人尚稱道而文既不載無由考據余嘗留管松京採訪故事則麗俗專尚竺教不復知有吾道故舊國子監在今太平館北而荒廢已極公嘗慨然精築一室于宅後掛安先聖師真像以為景慕之地後以使事赴中原謁文廟學官戲問東國亦有文宣王廟乎公曰儀禮祀典一如華制學官乃敬歎

增

稱謝後其學官東來將欲謁聖廟賓臣以啓禮官忙未及修理廢廟仍指公所築精舍而謂文廟使之展謁今所稱新館即此也自是公不敢仍居遂移宅于

良醞洞

出批堂閣聖徽松京訪古錄

宣廟甲戌夏

命去松都國學先聖十哲塑像代以

位版初高麗忠烈王二十九年癸卯閏五月國學學正金文鼎以先聖十哲塑像及文廟祭器還自元蓋贊成事安某建議置贍學錢又以餘財付文鼎購得以來更建國學安以塑像東西廡七十子則用位版忠宣王改國學為成均館恭愍十六年七月移于崇

文館文武百官冠帶侍衛終麗朝九十年中經賊變亦免兵燹太祖移都漢陽其所謂成均館府人稱為學堂廟貌如舊一從麗制恭靖太宗旋復還都視以國學成宗中宗亦嘗臨幸祇謁聖廟遺像儼然至是有言塑像似佛不合明宮之薦命易以位板埋塑像于某地府之士子陳疏請止不得出柳川韓記父師之後學校頽廢佛教大行文成公慨然以興學育材為已任作詩以曉諭之自是義理之學復明高明之士輩出我東方數千里變作禮義之邦者皆公

之力也又尊慕晦菴以為欲學仲尼當先學晦菴常掛遺像以景致慕遂自號晦軒其樂道力學如此又納奴婢各百口今泮中奴婢多至一千四百餘口皆其子孫也于今四百餘年奴婢尚有戀主之意每於公忌日各出錢布盛備祭需本館亦出木五匹養賢庫又出米以助之公之遺澤久而不泯如此夫出太典○追遠或泮水上祭需則每於先生忌日輒共設祭於神門外或泮水以置臨時告于官則養賢庫亦助其祝曰米別儲以黃判書景源堂議太學時以僕人私享于聖廟之旁為非禮遂築壇而移之詳見祀壇記奠需則賢館懸房各出錢云自新羅以來崇佛好鬼罔有紀極安晦軒嘗感慨作

增

詩曰云云其排邪扶正之意功矣至鄭圃隱始備冠昏喪祭之禮逮于我朝文為制度彬彬可觀而巫佛祈祝尚有夷俗暨已卯儒臣進用左道寢微然遺風未殄云

出縣監洪萬宗旬五志

增

申晚退言成副學晉善云吾與耻齋蘇齋願菴皆文成公外裔也皆謂治隱學於圃隱陽村圃隱陽村之學出於益齋牧隱益牧之學出於菊齋菊齋又出於晦軒我東儒學始於晦軒而恭愍時牧隱聚士教之一時忠臣義士多出其門如圃隱雖不全學於牧隱亦因其獎勸興起而成就牧隱雖主文章於禮文儒

增

學用功亦深教誨之功尤大但當時寺院佛書序記之文多出其手故或詆以崇佛然其實一時學士莫不被其訓迪而宗之麗朝學問前有晦軒後有牧隱圃隱而晦軒首倡之功為最云

出寺正李松齡麗儒考蹟下同

李公希儉為長湍時檢田過一村舍見故卷記晦軒事頗詳其赴元始見朱子書潛心篤好知為孔孟正脉其書時未大行於燕手錄而歸并畫其真築舍揭之朝夕瞻謁以致敬慕嘗言朱子之功可配仲尼欲學仲尼當先學晦菴其後與元學官論性理合於朱子說諸學官相顧驚歎曰此東方朱晦菴也可見其

有真知而惜其所論不傳也牧隱講說成均時稱圃
隱以橫說豎說無不當理又稱鄭道傳講說同於圃
隱時又有兩鄭之稱及胡雲峯四書通東來與圃隱
所論無不吻合云未知與晦軒所造何如也晦軒生
於天荒鬼佛之際非因師友而超然獨契於朱子之
學以興起斯道齏排佛教爲己任陋俗丕變儒化蔚
興私淑而繼起者如益齋以下諸公皆是也可謂豪
傑之士爲時而生者也高麗性理之學晦軒倡始而
至牧隱圃隱益闡明而大之

增

麗太祖始定田制分給臣民有官者隨其品而給之

死則收之有罪則收之府兵二十而受六十而還至
於州郡津驛之吏各食其田又有閑人叨蔭授化入
鎮加給補給登科別賜諸名目中世以後日增月加
姦猾乘間欺蔽已仕而猶食閑人之田不編行伍而
冒占軍卒之田授田收田之法大壞而豪奪兼并之
患極矣晦軒欲革此弊以紓民困而爲權倖所沮罷
相以去至恭讓時鄭道傳趙浚等力主之遂革私田
牧隱不欲革圃隱依違其間蓋恐鄭趙之收得衆心
以基佐命云

增

麗末烈宣之際閨門不正父子相圖其亂甚矣晦軒

與洪子藩周旋兩間調護甚多於王則請還世子於世子則懇懇規諫至被見忤懇元使圍王宮之事言其不可而不聽則謝病不與終又知其不可為而致仕以去不蹈其亂其他建請施設亦多有可觀

增

安文成公首倡正學力排佛教創立學校之功百世可紀 獻廟特加褒錄 成宗朝因筵臣洪貴達等建白 命修墓禁樵牧先輩多不考其時世事蹟故鮮能知其學問功烈往往專美圃隱以為東方理學之祖而實則文成為尤難出芝湖李選所錄 瞻拜先聖先師一節賢嘗微發於言端而不謂其張

增

大至此也晦軒栗翁固嘗有此事而此事在晦栗則可於初學事體重大宜不敢輕易為之出陶菴李緯文集

增

許允昌都官正郎外祖文成公安先生得孔子以下七十弟子像始修國學置奴婢春秋釋奠故都官習於俎豆知節文馴行方正有外祖安先生風自王氏時士大夫皆宗浮屠而許氏獨上儒術好禮義由都官始出江漢景源所撰許文敬祠碑

增

次李東菴追慕安文成公韻 崔 瀆 時當去聖欲從誰盡棄常經競好奇不是賢侯生命世寧教胄子復尊師抽錢慮遠資無極函丈功深進

有爲配祀宣尼有公論請先錫石勒斯詩

安史官垂宅飲贈歌

權近

文成遺澤無窮期雲仍袞袞歌於斯長男已入鳳凰池
次男亦是麒麟兒君不見萬世尊仰祀仲尼吾邦
從祀更有誰自註文成配食文廟自從用武吾道微公能興學
扶綱維嗟余腹空未有知亦幸私淑聞訓辭

送安諫議瑗按廉楊廣道

權近

吾道文成後英材大諫公興儒功不朽傳世慶無窮
奕葉聲華遠連枝孝友豐萱堂三子貴桂苑一時雄
伯氏才尤俊王官位益崇云云

增

增

答周慎齋

李滉

我是踈慵一病人叨蒙郡守自前春授符得遂平生
願來向雲溪謁廟真
自闕誰能倡別人難窺斯道曠千春竹溪但欲投冠
去研味遺經得道具

白雲祠題咏

李滉

竹溪風月煖宮墻肇被恩先作國庠絃誦可能追白
鹿明誠誰似導南康
小白南墟古順興竹溪髮瀉白雲層生材衛道切何
遠立廟尊賢事匪曾景仰自多來俊碩葳修非爲慕

騫騰古人不見心猶見月照方塘冷欲冰

又

村承健

祠宇新成闢穢源儼然遺像返丘園世人但道安門慶未識斯文一脉存

又

黃俊良

賢師千載道中興景仰高山問幾層尊禮晦菴人未有創開書院事何曾溪心印月清光合壁裏藏書寶氣騰今古仁賢留教地令人深省惕淵冰

又

尹卓然

斯道從來有廢興孔門階級幾多層簞瓢昔者顏吾

友風詠當年聖與曾雲洞深淵魚動躍竹岡初旭鳳飛騰燒香展拜平生幸舊染塵泥已渙冰

又

趙士秀

基城風物冠東南岳秀川回舊院深鄒魯淵源傳正脉游揚言行誦青衿芸經分賜榮州郡璇額題扁映古今瀟洒使君無俗事日携徒弟坐鳴琴

挽安叅議屋

金昌翁

文成講樹古澤老盡獅傳詩禮源流會鴻厓氣味專致祭晦軒先生墓日感作

典籍南胤寬

肅清遺像揭儒宮興起斯文儘有功已遣大名懸斗

增 增

北更教吾道闡箕東竹溪水闊長傳派小白山高遠
朔風曠感千秋仍賜祭 聖恩偏及九原中

白雲洞次白鹿洞賦

周世鵬

肅承恩于玉階兮宰興州之舊疆念孩愛而長敬兮
孰云初賦之無良咨晦軒之故里兮悶穉稷於硯塘
沂竹溪而窮源兮仰小白之巍岡猗若人之純美兮
揭日月於洪荒蹇禮未而望孔兮顛食菲而飲芳納
臧獲而衛道兮勤一心於我庠顧余學之杯潦兮夙
有志於望洋惕鷄鳴而孜孜兮法健行於天運諒盈
科而後進兮夫固源泉之混混苟得依乎中庸兮亦

甘心於行遯跂前修而黽勉兮慨無及於答問矧克
配於宣尼兮與羣弟而同進惟聖廟之致享兮逮州
縣而無倦夫何里社之闕祀兮俾遺恧於來孫年二
百又四十兮悅親承其緒論訪宿水之古寺兮認當
年之讀書白雲橫其如昨兮主人復其模楷步廢礎
而延佇兮招巷老而是誚晴峯軒眉而獻狀兮幽澗
含瑟而爭趨喜立廟而得地兮樂書院之繼圖彼章
甫之波從兮沛如水之決渠思不奪乎農時兮憇日
月之其除想白鹿之經營兮心萬古之一符改洞號
曰白雲兮矢我事之式集儼廟貌之煥赫兮又遺像

之延入溪有茅兮山有栢兮庶籩豆之可洽結幽蘭
而欽欽兮悵絕緒之誰緝闢堂壇而藏書兮冀有補
於講習水泚泚其不舍兮山巖巖其卓立豈柯則之
在遠兮惟一德焉允執譬清潭之印月兮又孰可以
手拾亂曰晦翁晦軒貫一環兮洞入白雲兮剔繁縷
兮廟可薦荔堂可游兮山高水長偕止流兮以俟來
哲復何憂兮惟飽與安非所尤兮

